

2020年雨水节令刚过，水鸟鸣就把叫声撒落在空中。随之，为防控新冠肺炎设立在街道上的隔离栅栏拆除了。乡村卖菜的人们，悄然出现在街头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把车子扎在街角，构成了小城巨古的风景。

隔离期间，超市的菜如昨日黄花，自有一些陈旧的感觉。而乡村卖菜的人们，竹竿编织的箩头里，装着当天的水灵。油菜、菠菜、茼蒿、茼蒿、蒜苗和韭菜，都是自己栽种的。一大早起来，从菜地里割下来或是拔下来，择干净绑成一斤左右的小捆子，整齐地码在箩头里。仔细一看，露水还没有干涸，每一把菜，似乎都是一个带着雨水的春日。

在三个卖菜人的箩头里，分别装了油菜、茼蒿和韭菜。掂起来，搁在鼻子前闻闻，每一把都散发着春天青丝丝的芬芳。

洗菜的时候，发现绑油菜的绳子是一根去年的苇叶。蘸了今春雨水，一分为二，就成了绑菜的绳子。我想，这个卖菜的农民大概住在河边，上菜地的时候，要经过一片苇园的。

绑茼蒿的绳子是几根龙须草，黄亮亮的，如一根金线，扎在绿油油的茼蒿上。这个卖菜的农民，大概是住在陌上的。而他的陌上，生长的不是几棵桑树，而是一大片龙须草。

那捆韭菜是用笋叶绑的。一片笋叶，宽宽的叶子，撕下来一捆，就是绑菜的绳子。韭菜是自带香味的，加上浸泡了的笋叶做绳子，那个味道，有点醉人。我想这个卖菜的农民，大概也是住在陌上小村，房子四周被万杆新笋包围着。他捡笋叶做绳子，是很随意的。

而他们的不介意，却渗透了很深的乡村情感。

拿起这根笋叶的绳子，忽然，就走回了少年拾笋叶的那些日子。

我们的村庄属于陌上老村。村头有一大片竹园，沿着一个坡边，生长到很远的地方。春日，满园竹笋出土。早上还是一个黄亮亮的尖尖角，拱出地面，一小片毛茸茸的小笋叶上，顶着几个露珠。到了傍晚，竹笋就有一扎高了，春日夕阳把它镀上一层金黄。

两天过去，竹笋就长到一米多高。带着麻点的笋叶，把笋裹得严严实实。此时，还有一丝春寒，那些笋叶就是竹笋的衣裳。村庄的少年们知道，这些笋叶是不能剥掉的，一旦剥掉，竹笋就受寒了。谁假若手贱，剥掉了笋叶，大人会说：“把你的夹袄剥了，你冷不冷？”长在村庄的竹笋，和村庄的孩子们是一模一样的啊。



陌上笋叶 唐德亮

竹笋出土后，就和它身边的往年老竹子一样粗。大人们说：“竹子出土多粗，它的一生就多粗。竹子只长高，不发粗的。”

笋叶也就和竹笋一样，当竹笋出土，笋叶也陪着出土了。它的宽度恰好围着竹笋，给竹笋做了一件合身的衣裳。大人说：“这叫天衣无缝。”

竹笋长到一人多高，笋叶开始脱落。此时，孩子们就去竹园里拾笋叶。

笋叶脱落地上，是一个半圆的筒子。孩子们把它们一张一张伸直，叠在一起，平平展展的一摞子，绑成一小捆。笋叶最宽的地方，就是竹竿最大的直径，村庄的孩子们只要看看笋叶，就知道一根竹笋有多粗，就知道秋后的竹竿有多粗。

捡回来的笋叶，放在屋檐竹子编的浮棚上，算是村庄人家一笔小小的财产。

我伯是个篾匠，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日子，每家都要砍两根竹竿，让他编雨帽。

伯坐在屋檐下，把竹竿劈开，剥掉竹黄，留下竹青。然后，把一块牛皮放在腿上，一手捏着竹青，一手拿着篾刀，把竹青破为细碎的竹篾。找到一个去年的旧雨帽，作为模子，很快，伯用竹篾编出了两个雨帽的模型。

把孩子们拾回来的笋叶，放在檐下瓦沟的雨水里淋湿，一张一张装到两个竹篾编的雨帽模型中间，再用细竹篾把两个模型固定起来，就是一个雨帽。

每户人家一年都要编几顶雨帽，大人们的大一些，孩子们的小一些。农人冒雨下地，戴着伯编的雨帽；孩子们上学，戴着伯编的雨帽；趁着雨天赶集，村庄的人都戴着伯编的雨帽。古诗里说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那个青箬笠，和我伯用青竹篾黄竹叶编的雨帽是一样的。

我们这些孩子，放学的时候，戴着雨帽行走在竹园边的村路上，听着雨打雨帽的声音，每一个娃娃活脱脱地变成了行走于陌上春日的青竹子。

剩下的笋叶还躺在浮棚上。端午节前一天傍晚，母亲搬来木梯子，把这些笋叶取下来，放到箩头里，搬到河边，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洗干净。

母亲拿起一片笋叶，包一个粽子，最后把撕碎的笋叶做绳子，把笋叶粽子绑起来。堆在锅里煮粽子的时候，满村飘散着笋叶粽子的清香。村庄的读书人，把两个笋叶粽子丢在河水里，背诵屈原《九歌》里的三两个句子，也算是遥遥地祭拜了屈原。

还剩下一点笋叶，继续睡在浮棚上。到了薅秧苗的那天早上，人们把这些笋叶拽下来，撕为笋叶绳，扔在母秧地里，薅满了一把秧苗，就拿笋叶绳把母秧苗捆起来，丢在箩头里。

栽秧的时候，一个很有眼力的男人，把这些笋叶秧苗把子，一把一把摺在秧地里。他摺的稠密程度，恰好能从秧地这边栽到秧地那边。

陌上村庄的笋叶，在春日初夏，不但和每个人联袂而行，也和农事联袂而行。

如今，村里人可能不编雨帽了，也不用笋叶绳子捆秧苗了，但是竹叶粽子还是要包的，捆粽子还是需要笋叶绳子的。偶然走在街道上，会遇到零星卖笋叶粽子的，也会偶尔买几个，似乎是买来了陌上村庄的某一个春日。

最直接的就是买农民的蔬菜，用笋叶的绳子捆绑着，让人回到陌上的村庄。特别是今年春天，被栅栏隔离了几十天的人们，买到了笋叶绳子捆着的韭菜和茼蒿，真的如同买来了一个久违的陌上村庄的春日。晏殊说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其实也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我筹划着，过一些时日，就要回到陌上的村庄里。总有一片笋叶在等待着，人们去把它们捡回来，如同捡回一个遥远的少年时代。

按理说，方舱医院是个毫无诗意的地方：相对封闭的环境，一排排戴口罩的病人，防护服、口罩、吊针、呻吟，弥漫的药水味……

可是，武汉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，却出了一个“女诗人”。

“女诗人”名叫黄华英，广东清远市中医医院护士长、清远援鄂医疗队队员，她从未在报刊发表过诗歌，不是任何一级作协会员，也非诗社、诗歌协会会员。

但在方舱，她写了好多诗。

她写队长向大夫：“你的胸怀/我想你是辽阔无垠的大海/宁静而深邃/胸怀被敞开/一个新冠病毒，就让你澎湃/我想你是连绵不绝的草原/宽容背后隐藏着爱和力量/武汉人民的咳嗽声，就让你锁眉/我想你是宽广无边的苍穹/正直的脊梁和宽广的胸怀/亿万人民的期待，就让你毅然担当/……”向大夫是清远援鄂医疗队队长，他在方舱医院指挥若定，关爱病人与医务人员，废寝忘食，令队员们感动。

3月5日，黄华英在抗疫战场度过了刻骨铭心的生日。她赋诗《特别的生日》，写给自己，期待“灿烂的笑容不被口罩阻挡”。

三八妇女节，她用诗与方舱里的女神们共度节日：“看，哪，在武汉这个美丽的城市/我们的身体虽被隔离/可医疗队群里的红色雨/却让女神们深受鼓励/感恩/这普通平淡的日子/被赋予了爱的深意//生活需要仪式感/鲜花，还有巧克力/在女神们的节日里/庆祝这场胜利的抗疫/愿你我的余生里/均不负时间的馈赠/悄悄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/——祝女神节快乐。”

当然，她没忘记自己的职责，更没忘记援鄂抗疫的重任。初进方舱，看到那么多病人躺在病床，抽泣、恐惧、悲伤、忧虑……她被震撼，被刺痛。她全身心投入拯救生命的战斗。

“1378这个病人情绪比较低落，关注一下。”

“护士长，1378病人不肯测血氧饱和度，你去看看吧。”

“护士长，1378病人……”

这天黄华英上班，刚进方舱，就接到交班护士的一串叮咛。

1378是一支“小花朵”。

“小花朵”，是黄华英给东西湖方舱医院里一个四岁半的女孩子取的名字，她的妈妈也入院了，住在她旁边。

“小花朵”是一个活泼又非常乖巧的孩子，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她与妈妈床与床之间的一米距离。

黄华英走向她，蹲下来爱抚地问：“你可以叫我一声吗？”

“阿姨好。”听到“小花朵”清脆的声音，黄华英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，她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心里的感受。她坐在女孩的身边，跟她一起看她手中的手机。“小花朵”这里翻翻那里看看，一会要称那个襁褓中的小宝宝为叔叔，一会又给黄华英看她用来识字的小程序，当看到有趣的画面，咯咯的笑声荡漾在方舱，眼眉弯弯的，很是好看。

“小花朵”告诉黄华英：“我爸爸也住院了，在妈妈上班的医院。”说这话，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从外面回来。至此，黄华英才知道，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也是一名护士，她们全家都被感染了，最先被感染的爷爷奶奶在酒店隔离，爸爸在妈妈上班的医院，而没有任何症状的“小花朵”和妈妈住进了东西湖方舱医院。

黄华英的心情忽然沉重得像挂了一块石头。

“我本来也申请了上前线的……”“小花朵”的妈妈哽咽着说，“我们都没有症状，我跟医生说了，不测血氧，不给你们增加负担。”“看到你们那么远都来了，而我，只能躺在这里等待……”

黄华英终于明白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为什么情绪低落。她好想给她一个拥抱，好想握握她的手，可是防护服隔在她们中间。她只能握了握拳，给她们一个微笑：“我们一起加油哦，春天已经到了。”

不久，“小花朵”唱起了欢乐的歌，母女俩都出院了。

深夜，狂风暴雨猛烈地击打着方舱……

忽然，一个女患者号啕大哭。

原来她的男人，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撑，今天下午也被确诊了。恐慌写在她的脸上，她一边砸着身边的东西，一边无助地哭泣。

黄华英走到女患者身边，安静地看着她，10多分钟后，她累了，黄华英拉起她的手，让她坐在床沿。

“现在的分离是为了能更好地地在一起，目前的困难是未来更美好的奠基……”

“暂时的物质贫乏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理贫困。物质贫乏加上万念俱灰，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。自信自强，虽然暂时贫穷一点，但好日子也会很快到来的……”黄华英像个老人般絮絮叨叨，苦口婆心地规劝。

“妹子，你来到多少天了？”女病人突然开口问道。

“阿姨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，这里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来了。”黄华英并没有伸出手指头，掰手算了多少天。她要做的，惟有用汗水浇灌明日的花期。

女患者的脸色渐渐舒展柔和，绞着的十指缓缓张开。

“时间的颜色是琥珀色的光，武汉是那被透明的光包裹着的花朵，在与新冠病毒厮杀的沙场中，仍散发着浓郁芬芳。”黄华英写下她的感受。

按理说，方舱里的饮食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。但，所有感人的故事，不都发生在平凡的生活里吗？

“1330是个91岁的婆婆，牙口不好，我今天早餐的粥不舍得喝，给她带进来了。”

“阿姨，您这几天血糖有点高，苹果就不给您了，我给您带来了纯牛奶。”

“1157是个年轻小伙，一份饭不够，多给他一份。”

“阿姨，您的诉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会去协调，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。”

“今天的饭可真丰盛啊，饭菜、苹果、牛奶还有橙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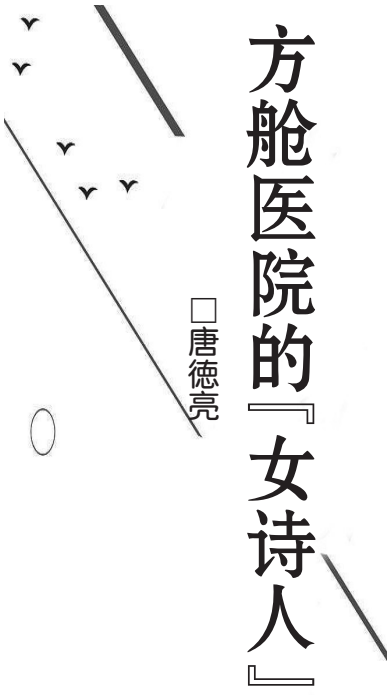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交接班对话，这样的护患对话，每天都能听到。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”方舱里的黄华英和众多的白衣战士们，用爱心诠释着这句话的真谛。战疫魔，需要坚强的信念，也需要真心真爱。

她也思念丈夫与孩子，有空也与儿子手机视频。她给儿子写了首《好想看到真正的妈妈》：“亲爱的儿子/当你一遍遍地呼喊着/好想看到真正的妈妈时/一个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影子/被放在妈妈的心尖上/那是无数个孩子的故事/都想拥有的美好结局”。

随着最后一位病人转出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“清零”休舱。喜讯传来，黄华英无法抑制激动，马上写了一首《美丽的休止符》：

“在春天的阳光底下/那道门/被缓缓地关闭/清脆悦耳的“吱呀”声/是人间最动听的音律/三十个日日夜夜的坚守/七百二十个小时的奋斗/四百多分钟的厮杀/从痛苦的呻吟/到舒心的叹息/从无助的凄惶/到微笑着离去/我们医患/默默生死相依/……武汉的雪停了雨住了/武汉的阳光明媚了……”



广东护士黄华英



枇杷熟了

周云和

我的花台里，原来栽的是牡丹、月季、黄桷兰等植物，只具观赏价值。不像掉掉换种的蜜桔、枇杷、龙眼等，除了四季常绿，具有观赏价值外，更具有食用价值，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。

抬望眼，黄澄澄的枇杷伫立枝头，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，热情地招呼我：我已经熟透了，甜得很，润口润喉润心润肺，快来采摘嘛。禁不住诱惑，我去摘了一颗，撕掉皮子，放进嘴里一咬，哎哟，怕要把牙齿都要甜掉。喜滋滋地给老婆打电话：“快上楼来，枇杷吃得了，糖一样甜。”老婆笑眯眯地上楼来，摘来一吃：“嗯，当真好吃，甜，水分也足，不像街上的，淡瓦瓦水渣渣的。”她吃了一颗又一颗，随后摸出手机拍照发微信，向朋友们炫耀自己的果品感受。

枇杷栽了3年，去年结了3枝，十余颗。才开始打黄色，麻雀就飞来光顾，结果我只得到枇杷叶遮着的3颗吃，其中1颗被麻雀啄了指尖大一个洞。味道不错，五星枇杷，说明品种好。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书房改稿子，有鸟声传来，叽叽喳喳的，似乎很惊喜，很兴奋。扭头望去，隔壁的花椒树上，几只麻雀站在枝头，低头看着我的枇杷树，点头啄脑在述说着什么。我起身出去一看，哈，枇杷打黄色了，麻雀莫不是在呼朋唤友：“快来哟，枇杷吃得了。”想起去年麻雀抢我的枇杷吃，我便回书房翻找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信封，将结的枇杷一枝一枝装了袋。信封不够，又找了两个塑料袋替代，暗自思量，这东西透明，看得见枇杷成熟的过程。

套好袋后一看，枇杷树宛如举了万国旗，显出别样景致，于是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：“雀口夺果，好不悲摧。”回到书房坐下，目光穿过窗口一望，于心戚戚：自然生长成熟的枇杷，强行给它戴上防护面罩，等于给它戴了刑具；没有阳光雨露，会不会难以成熟，或者发酸？

有朋友指出，枇杷套袋，可以防止果子遭遇多种病虫害侵蚀，保持果皮上的茸皮完整，果粉增多，色泽鲜艳，使果子外形美观；可以避免或减轻果子日灼、裂果、果锈等多种生理障碍的发生；还可以减少果子与枝叶之间相互摩擦而造成的机械损伤，同时减少枇杷上的农药残留，提高果子的安全性，增加种植效益。

真长知识开眼界，想不到我歪打正着，自私自利的作法，居然囊括了诸多好处，收获了不少意外之喜。

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麻雀们见我给枇杷套了袋，大为不满，站在花椒树上，叽叽喳喳吵成一片，似乎骂我：“自私，吝啬，小气，我吃什么几颗枇杷啥子不得了嘛，用得着遮着挡着掖着藏着吗？”晚上散步，我说给朋友听，朋友帮麻雀说话：“麻雀要吃枇杷，是生存的需要。本来野果子、野生稻、自然的鱼虫和植物籽种等，都是它们生存的食物，既然人类把一切土地、山林、田野都占据了，毁了自然栽种粮食和果品，鸟类便只能随着改变生存策略，与人类争抢食物纯粹是自然举止。”

麻雀的嗓门挺大，骂得很激烈，可能风都听不下去了，帮我驱逐它们，把花椒树吹得摇摇摆摆、晃晃荡荡如大海波浪翻滚，麻雀站在枝头如荡秋千几欲坠。一只飞来助阵的麻雀要落脚枝头，但树枝晃动得厉害，它无法落脚，泊在空中，拼命煽动着翅膀，最后只得飞起，或者说被风卷走。

总算少了一只骂我的麻雀。

骂声中，枇杷成熟了，我采摘下来，满满装了一大果盆。套袋的枇杷真不错，个头很大，色泽鲜艳，了无疤痕，味道醇正。但塑料袋套的那两枝，果子霉烂了不说，连枇杷树枝也枯萎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塑料袋不透气，即便套信封，也得在顶端剪出小孔通风。

为了展示丰收成果，我拍了一组照片发微信朋友圈。难道麻雀们也懂微信？不然为什么我刚刚发出去，它们就在花椒树的枝头上窜下跳地吵成了一锅粥？我揣测：是不是套了袋子，它们还多多少少心存一份念想，一线希望，要是风把信封吹落，或者信封自然破损，还能吃到枇杷。如今我全部采摘完，它们的念想完全破灭，希望彻底断绝。现在秧子才栽，麦子未熟，正是青黄不接之际，它们哪里觅食？也许嗷嗷待哺的雏鸟们，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爹娘寻回食物聊以充饥哩。这样想着，自己确实有那么一点自私自利，于心不忍。可转念一想：我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，没有不劳而获，问心无愧。

可能我没还口，麻雀们骂了两三天，觉得挺没趣味，只好无可奈何飞走它乡觅食去了。没有鸟声，楼顶一下清静起来。清静得让人寂寞孤单。望着剪纸一样贴在天花板上的花椒树枝，以及花椒树不远的两株蓬勃葱茏的铁树，一个念头冒出脑门儿：干脆把两株铁树挖掉，栽成枇杷。每年挂果了，一半枇杷树套袋，我吃；一半枇杷树不套袋，让麻雀们吃，来一个皆大欢喜如何？



樱花殇

徐祯霞

往年2月底3月初，武大校园早已人潮涌动、书声朗朗，樱花开放的时节更是摩肩接踵。今年春天，樱花早已落满枝头，可偌大的武大校园却寂寂无人，武汉也少了往日的热闹，山川和大地沉沉睡去了一般，没有一丝活动和声响，只剩下植物拔节和花儿开放的声音。

时间漫长得像是过了几个世纪，从来没有想晒太阳而不能晒太阳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与亲友隔绝的时候，也从从来没有不能上的时候，这个春天，将人禁锢和束缚得太多太多，人们失去了所有的行动自由，屋外的风景和美好时光都与人们无缘，人们成了一个蜷缩在硬壳里的蜗牛，寂寞难耐时，也只能从阳台伸头望一望屋外的天空。这样的春天，我们都没有经历过……但是，在这个春天，因为这场疫情，我们又都同时保持了一个频率和步调，保持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，为抗击疫情而自觉自愿地关起了家门，将自己紧闭在斗室之中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做到了从上到下的整齐划一。

从大年三十开始，国人的目光就聚焦在了武汉，14亿中国人的目光犹如一束束光柱，一把把探照灯，将国人黑暗之中的武汉照亮，一省包一市，全国人民用他们的大爱无疆和慷慨无私，将一座陷入重重危机的城市拯救，3万多人的救援队驰援湖北，无数国人捐款捐物，危机四伏的武汉瞬间被爱的光芒照亮。武汉的疫情逐渐被控制住，感染人数慢慢减少，武汉得救了，人们揪着的一颗颗心，终于能够放下了。武汉胜利，全国才能胜利，中国抗疫才算最终胜利。

陷入灾难中的武汉，已经压抑憋闷得太久太久了。以前，总觉得呼吸是一件自由自在的事，甚至都不需刻意注意，它是那样的自然而然。小孩一出生，没有人教，自己就会呼吸，垂垂老人手足不能动弹，也能够自如地呼吸，直到器官死亡身衰力竭，再也无力呼吸了才算咽了气。可今春的学生，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人和学者。在春天，人头比樱花还多，人来看樱花，而看樱花的人又在看这些南来北往的过客，人与樱花，各自徜徉在满目的春光里，成了这个季节里最动人、最春风得意的风景，正如卞之琳的《断章》里所写：“你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亦如茅盾的《风景谈》：“自然是伟大的，人类是伟大的，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活动，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。”再美的风景，若失去了人的存在，也一样是缺乏生机的。而此时，偌大的武大校园，却寂寂无声，如空谷绝响，只有漫天的春风和无边的阳光从花儿身边无精打采地掠过，而春风与阳光，也一样感伤、孤寂与无可奈何。

樱花开放后，武汉的疫情慢慢好转起来，想必樱花也是大自然的天使，它与白衣战士一起，把阴霾的天空照亮，共同迎接人类明媚而又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疫情过去，来年我们一起去武汉看樱花，好吗？与樱花作一次最深情最温暖的陪伴，补回2020年这个寂寂清冷、沉默无声的春天。

随着最后一位病人转出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“清零”休舱。喜讯传来，黄华英无法抑制激动，马上写了一首《美丽的休止符》：

“在春天的阳光底下/那道门/被缓缓地关闭/清脆悦耳的“吱呀”声/是人间最动听的音律/三十个日日夜夜的坚守/七百二十个小时的奋斗/四百多分钟的厮杀/从痛苦的呻吟/到舒心的叹息/从无助的凄惶/到微笑着离去/我们医患/默默生死相依/……武汉的雪停了雨住了/武汉的阳光明媚了……”

